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二

賜趙表節部置縣都僉有都御史總湖北湖廣巡按使孫承澤總世襲等職都尉吳欽

宋紀三十二

起蘇蒙軍國正月盡柔光  
執徐六月凡一年有奇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

帝

大中祥符八年

遼開泰四年

春正月壬午朔詣玉清昭應宮

上初殿奉表上玉皇大天帝聖號遂奉安刻玉天書於

寶符閣塑御像冠服立侍帝升閣備登歌酌獻還御崇

德殿受賀大赦天下緣河北淮南兩浙民田經水災者

悉蠲其稅

乙酉遼主如瑞鹿原丙戌命耶律世良再

伐德呼勒

舊作敵烈今改

部

庚寅宴近臣於會靈觀以玉清

昭應宮奏告禮畢也

甲午命兵部侍郎修國史趙安

仁等知禮部貢舉帝覽諸道貢舉人數減於常歲因曰

外郡官吏未體朕意邪比者詔命累下但戒其徇私若

能精擇舉俊雖多何害是歲始置臚錄院令封印官封

所試卷付之集書吏錄本諸司供帳內侍二人監焉命

京官校對用兩京奉使印訖復送封印院始送知舉官

考校 丁酉遼主獵馬蘭淀 戊戌徙棣州城先是河

北轉運使李士衡張士遜等言河流高於州城者丈餘

朝命累年役兵修固蓋念徙城重勞民力而去冬盛寒

尚有衝注若凍解必致決溢爲患滋熾今請於州之北  
七十里陽信縣界地名八方寺卽高阜改築州治以今  
年捍隄軍士助役則永久之利詔可令權度支判官張  
績內侍押班周文質乘傳與士衡士遜等同蒞其事三  
月而役成時故城積糧甚多或者病其難徙士遜視瀕  
河數州方歉食卽計其餘以貸民期來歲輸新治公私  
便之先是河決棣州知天雄軍寇準請徙州滴河命孫  
冲桀視還言徙州動民亦未免治隄不若塞河爲便遂  
以冲知棣州自秋至春凡四決皆塞之至是徙州陽信  
冲坐事爲使者論奏徙知襄州復上疏論徙州非便且

著河書以獻既而大水沒故城丈餘壬寅遼東征東

京畱守善寧平章哈里衮

舊作溼里衮今改

奏已總大軍及女

真諸部兵分道進討遼主遣使齎密詔於軍

攷異善寧等伐高麗

當是與蕭迪里合兵而遼史不言其勝敗高麗史云正月契丹作橋于鴨綠江夾橋築東西城遣使攻城不克癸卯契丹兵圍興化鎮將軍高積餘趙七等擊卻之甲辰又侵通州已亥契丹侵龍州蓋春初不克而歸至夏復大舉也二月壬子朔遼主如薩隄濛于闐國貢於遼

泗州周憲百五歲詔賜束帛

甲寅宗正寺火有司奉

玉牒屬籍置它舍得免命鹽鐵副使段煜擇地營宗正

寺丙辰西蕃首領嘉勒斯賚

舊作喇嘛囉今改

等竝遣貢名

馬估其直約錢七百六十萬詔賜錦袍金帶供帳什物

茶藥有差凡中金七千兩它物稱是 丙寅以楚王元佐爲天策上將軍興元牧賜劔履上殿詔書不名 丙子詔禮部貢院進士六舉諸科九舉以上雖不合格竝許奏名 知永興軍龍圖閣直學士陳堯咨好以氣凌人轉運使樂黃目表陳因求解職詔不許己卯徙堯咨知河南府兼畱守司事帝間堯咨多縱恣不法詔黃目察之盡得其實帝不欲窮治止落職徙知鄧州它日帝謂宰相曰或言黃目在陝西條約邊事雖主將亦罕饒假王旦曰太祖朝過臣橫恣或得一儒臣稍振紀綱便爲稱職帝曰近聞外官多事依違黃目苟能如此亦可

嘉也然不可過當生事宜密戒之 三月辛卯中書上  
羣臣應詔所舉官帝覽之曰皇甫選人言其好談民政  
陳絳亦聞有吏榦王旦等曰選好師慕古人而臨事迂  
闊無益於用絳制策入等外任有聲而性多簡倨時李  
永錫亦在舉中旦等言永錫卽頃年妄陳封事被黜者  
帝因曰搢紳之士多忤毀訾近日頗協附有位久則便  
成朋黨漢宜絕其本原也 戊戌趙安仁等上禮部合  
格人數姓名帝顧謂宰相曰今歲舉場似少謫議王旦  
曰條式備具可守而行至公無私其實由此癸卯帝御  
崇政殿覆試多所黜落又疑所黜抹者或未當命宰相

閱視之於是賜進士膠水蔡齊以下百九十七人及第  
六人同出身又賜六舉以上特奏名進士七十八人同  
三禮出身賜諸科三百六十三人及第同出身齊等既  
考定帝顧問王旦等曰有知姓名者否皆曰人無知者  
真所謂拔求寒俊也故事當賜第必召其高第數人並  
見又參擇其材質可者然後賜第一時新喻蕭貫與齊  
並見齊儀狀秀偉舉止端重帝意已屬之知樞密院寇  
準又言南方下國人不宜冠多士齊遂居第一帝喜謂  
準曰得人矣特召金吾給七騶出兩節傳呼因以爲例  
準性自矜尤惡南人輕巧既出謂同列曰又與中原奪



得一狀元吳人范仲淹生二歲而孤母貧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讀書僧舍日作粥一器分塊爲四早持取二塊斷壘數莖入少鹽以啗之蓋三年焉至是登第除官始復姓改名迎其母歸養 召崇文館檢討馮元

講周易泰卦元因言君道至尊臣道至卑必以誠相感乃能輔相財成帝悅特賜五品服 夏四月遼以林牙

建福爲北院大王

甲寅遼國舅詳袞

舊作詳

今改蕭迪里

等征高麗無功而還

丙辰遼哈斯罕

舊作曷蘇

部請

括女真舊無籍者會其丁入賦役從之樞密使貫寧奏

大破德呼勒部遼主命侍御札拉

舊作撒獎諭代行執

手之禮 王戊以樞密使同平章事寇準爲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先是準惡三司使林特之姦邪數與爭特方有寵帝不悅謂王旦等曰準年高屢更事朕意其必改前非今所爲似更甚於昔日等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乃以爲己任此其所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全之準之未爲樞密使也旦嘗得疾久不愈帝命肩輿入禁勞問數四因曰卿今疾亟誰可代卿者旦謝曰知臣莫如君惟明主擇之帝舉張詠又問馬亮皆不對帝曰試以意言之旦漲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撫然有閒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

旦曰它非臣所知也及準爲樞密使中書有事關送樞密院違詔格準卽以聞帝謂旦曰中書行事如此施之四方奚所取則旦拜謝曰此實臣等過也中書吏皆坐罰旣而樞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吏得之欣然呈旦旦令送還樞密院吏白準準大慙旦每見帝必稱準才而準數短之帝謂旦曰卿雖談其美彼專道卿惡旦謝曰臣在相位久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此臣所以重準也帝由是愈賢旦及準自知當罷使人求爲使相旦大驚曰使相豈可求邪準憾之旣而帝問旦準當何官旦曰準未三十已蒙先帝擢置二府且有才望若

與使相令處方面其風采亦足爲朝廷之光及制出準  
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是帝具道所以準始  
愧歎語人曰王子明器識非準所測也 是日以吏部

尚書王欽若戶部尚書陳堯叟竝爲樞密使同平章事

丙寅詔申明咸平中條制凡倉庾所收羨剩不爲勞

績 遼耶律世良破準布舊作阻遣人上其俘獲之數

戊辰遼主駐沿柳湖己巳女真貢於遼壬申世良討烏

爾古舊作烏部破之甲戌遼主遣使賞有功將校世良

討德呼勒部至清泥塌是時于厥旣平朝議欲內徙其

衆于厥安土重遷遂復叛世良懲於部族易叛旣破德

時勒輒殲其丁壯勒兵還噶喇

舊作曷刺今改

河進擊餘黨而

斥候不謹其將巴固

舊作勃括今改

聚兵稠林中乘遼師不備

擊之遼師小卻還陳於河曲是夜巴固來襲會聞遼後  
軍且至巴固遂誘于厥之眾皆遁世良追之軍至險阨  
巴固方阻險少休遼軍偵知其所世良不亟掩擊巴固  
得以輕騎遁去獲其輜重及所誘于厥之眾併遷德呼  
勒部民城臚胸河上以居之 榮王元儼宮火延燒內

藏左藏庫朝元門崇文院祕閣王旦等請對帝曰兩朝  
所積一朝殆盡誠可惜也旦曰陛下富有天下財帛不  
足憂所慮者政令賞罰之不當耳臣等備位宰輔天災

如此當罷斥帝遂下詔罪己求直言命丁謂爲大內修葺使五月庚辰朔侍御史知雜事王隨言準詔劾榮王元儼宮遺火事本元儼侍婢韓盜賣金器恐事發遂縱火詔韓氏斲手足令眾三日凌遲死獄成當坐死者甚眾王旦獨請對言曰陛下始以罪己詔天下今乃過爲殺戮恐失前詔意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帝納之減死者幾百人止降榮王元儼爲端王記室參軍崔昐坐輔導無狀亦責官辛巳遂命北府劉愼行爲都統樞密耶律世良副之殿前都點檢蕭庫哩舊作屈爲烈今改爲都監以伐高麗愼行先攜家置遷郡致緩師期遂主追

慎行還下吏議責以世良庫哩總兵進討

發聖宗開泰四年本紀

作劉晟爲都統據到六符傳云父慎行累遷至北府宰相爲都統伐高麗以失軍期下吏議責耶律世良傳云四年伐高麗爲副部署都統劉慎行逗畱失期執還京師世良獨進兵蓋劉晟劉慎行本係一人遼史或書名或書字往往前後互見惟七年紀云劉晟爲新州節度使北府宰相劉慎行爲彰武軍節度使疑爲兩人然究屬七年紀重出而誤二年紀云宰臣劉晟監修國史而六符傳作慎行監修國史九年紀云劉晟賜保節功臣而六符傳作慎行賜保節功臣是晟卽慎行之明證矣遼史高麗傳亦作慎行與六符傳同今從之

甲

申命寇準知河南府兼西京畱守司事

辛卯河北轉

運使李士衡等言有羨餘錢四十萬貫絹五千匹絲三

千兩布二十萬匹請悉以上供詔令本路貯積勿更釐

致壬辰詔於右掖門外勅崇文外院別置三館書庫

時宮城中嚴火禁帝以羣臣更直寓宿舉月飲會非僎  
乃命翰林學士陳彭年檢舊故事而修復之 廢內侍  
省黃門其高班內品改爲前殿祇候高班內品 詔自  
宮禁逮臣庶之家一切服玩皆不得以金爲飾嚴其科  
禁自是遂絕 知制誥錢淮演獻其父所賜禮賢宅優  
詔賜惟演錢五十萬令均給六房仍各賜宅一區 詔  
契丹國信物舊用金飾者並易以錦繡 庚子放宮人  
一百八十四人 六月己酉朔日有會之（攷異）遂史不  
書是年日會  
今從 給事中知荆南府馬亮言庶官職田過爲優厚  
請二三年閒權住支給聊助經費臣今歲所得米麥四



百二十餘石已牒本府納官訖詔獎之 庚戌遼主拜

日如禮與瑪都布

舊作麻都骨今改舊國語解云麻都布縣官之佐也後升爲令耶律

世勲易衣馬爲好以上京畱守耶律巴格

舊作入哥今改爲北

院樞密使

辛未令諸州以御製七條刻石

閏月己

卯朔大赦天下非已殺人及枉法賊致殺人十惡至死

者悉原之

庚辰王欽若上準詔編修后妃事迹七十

卷賜名彤管懿範

以童子蔡伯希爲祕書省正字伯

希家本福州隨父龜從至京師才四歲誦詩百餘篇帝

召入禁中應對周詳所誦精習因命以官又以龜從久

在場籍善於訓子召試中書授校書郎

戊戌昭宣使

平州團練使入內都知秦翰卒帝甚悼惜贈貝州觀察使賻襚加等翰備有武力以方略自任前後身被四十九創羣帥推其勇敢輕財好施所得俸賜多均給將士帝嘗謂王旦曰翰盡忠國家不害人亦不妄譽人在先朝嘗言與李繼遷款雁出入帳中無閒可陰刺之且言臣一內官不足惜或爲國家去此劇賊死亦無恨太宗深賞其忠旦曰雷有終在西川與上官正石普多不協賴翰和解不然幾生事帝曰昨劉承規卒翰曰承規不避眾怨今必流謫望悉勿聽朕益嘉其爲人其後重贈彰國軍節度使詔楊億撰碑文億以翰不畜財表辭

所贊物雖朝旨不許而時論美之 秋七月戊午樞密副使王嗣宗罷爲大同節度使先是嗣宗與寇準不協累表求罷準旣去位嗣宗復固請補外因授以旄鉞尋命知許州 庚午徙知昇州工部侍郎薛映知揚州以給事中馬亮爲工部侍郎知昇州以吏部員外郎李迪爲右諫議大夫知永興軍帝謂輔臣曰大藩長吏尤難其人要在洞達物情遵守條詔愛民抑暴而已其或廉而肆虐或察而滋章或急招斂以爲公或曠職務以爲恕如此則何由致治 乙亥以郭崇仁爲宮苑使昭州團練使崇仁守文子章穆皇后弟也雖外戚朝廷未嘗

過推恩澤自是几十年不遷 八月癸未陳州言知州

樞密直學士禮部尚書張詠卒贈左僕射諡忠定詠尚

氣節重然諾勇于爲義爲令守多異政威惠及民民皆

不敢爲惡而亦不苦其嚴成都人立廟祀之致異薛氏通鑑載詠

知益州與一僧善及去蜀出一書付僧曰謹收此至乙卯年八月一日常請於官司對眾啟之至是僧持其書

詣府時凌策帥蜀集官屬共啟之乃詠真容也有手題曰詠當直倉於此後數日得京師報詠果於僧持書至

府之日卒策爲立祠於成都祀之此詠異之說非儒者所當言今不取帝嘗稱詠才任將

帥以疾不盡其用詠臨終奏疏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

之才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

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帝

置國門以謝謂帝

亦不以爲忤詠嘗言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可以事君矣又嘗語人曰吾榜中得人最多謹重有雅望無如李文靖沈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廷爭素有風采無如寇公至於當方面則詠不敢辭 乙未以三司使林特爲戶部侍郎同玉清昭應宮副使太常少卿馬元方爲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事帝以特久任三司高年勤瘁特置此職班在翰林學士之上優其月給以寵之帝數訪以朝廷大事特因有所中傷人以此憚焉 九月己酉注輦國遣使來貢注輦前古不通中國其使者舟行涉千一百五十

日乃達廣州約其道路蓋四十一萬一千四百里帝待  
其使者加厚 庚戌以工部郎中知鄧州陳堯咨守本  
官知制誥堯咨性剛戾數被挫辱忽忽無聊帝聞之以  
問其兄堯安堯安曰堯咨不知上恩保佑自謂遭讒以  
至此望取元犯事尤重者切責之使知悔懼遂詔堯咨  
曰卿知永興日所爲乖當非獨用刑慘酷也如擅置武  
庫建視草堂開三門築甬道出入列禁兵自衛此豈人  
臣所宜衆論甚喧不但樂黃目奏也朕念堯安朝夕近  
侍未欲窮究姑示薄責旋加甄敘卿不內省但曰爲人  
所傾自今宜體國恩改過遷善不然當以前後事狀盡

付有司堯咨乃惶恐稱謝 嘉勒斯賚始立文法聚眾

數十萬表請伐夏州以自效帝以戎人多詐或生它變

命周文質監涇原軍曹瑋知秦州以備之 甲寅遼師

攻高麗之通州高麗將鄭神勇引兵繞遼師陳後擊殺

七百餘人神勇戰死遼師進攻寧州不克而退高麗將

高積餘追之敗死遼師遂取定遠興化二鎮城之攻其

世良於五月伐高麗自秋徂冬遼史不言其勝負今據

高麗史書之又高麗史云九月契丹使監門將軍李松

茂來索六城案耶律資忠既以索地被雷無了卯遼主

容交兵之際復使索地今從遼史削而不書與伊勒希巴舊作夷商兵部尚書蕭榮寧定爲交契以

重君臣之好丙子以旗鼓蘇拉詳衮舊作搜刺題哩古

詳穩今改

舊作里古今改爲六部矣王

預異聖宗紀開泰三年十月丙子題聖古爲奚六部大王四年九月

丙子復書之前後重出今從部族表定作四年

冬十月丙戌以右諫議大夫

慎從吉爲給事中權知開封府帝召戒從吉日京府浩穰凡事太速則誤緩則滯惟須酌中有請屬一切拒之又曰府吏多與豪右協謀造弊所宜深察及從吉領府事謗者甚多帝以問輔臣丁謂曰從吉好言人過故積眾怨帝曰當官宜守常道或彊爲善以取名則毀謗必隨至矣辛卯以翰林學士晁迥權吏部流內銓知制誥盛度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迥以父名佺爲辭遂命與度兩換其任度杭州人也時翰林學士王曾



亦領鉅臺司宰相議令迴代曾帝曰朕聞外議謂曾當  
封駁詔敕自是中書銜之多沮曾所奏今若罷去是符  
外議旦曰臣等本無忌曾之意今茲宣諭爲宰相避謗  
請迴與度相易曾如舊帝可之旦因言降敕或差誤有  
害勘會失實臣等省視不至頒下四方誠爲不當封駁  
司官苟能詳覽改正乃助臣等不逮必無責之之理帝  
然之 乙巳王欽若上聖祖事迹十二卷帝製序賜名  
先天記欽若又續成三十二卷上之 遼主自八月射  
鹿至於九月復自癸丑至於辛酉連獵於諸山遼主善  
射多力嘗遇二虎方逸策馬馳之發矢連殪二虎又嘗

一矢貫三鹿時南京方試舉人以一箭貫三鹿爲賦題  
駢馬劉三叔獻射二虎頌遼主嘉其膽麗三叔慎行子  
也 十一月庚申遼主命汰東京僧又命上京中京諸  
宮選精兵五萬五千人以備東征 工部侍郎种放卒  
帝親製文遣內侍致祭護喪歸葬終南贈工部尚書先  
是有譏放循默者帝聞之謂輔臣曰放爲朕言事甚眾  
但外廷不知耳因出所上時議十三篇放將卒忽取前  
後章疏槩悉焚之服道士衣召諸生會飲於次酒數行  
而卒 癸酉高麗與東女眞來貢 十二月戊寅皇子  
行加冠禮 辛卯以皇子慶國公受諡爲忠正軍節度

使兼侍中封壽春郡王 甲辰命樞密使同平章事王  
欽若都大提舉抄寫校勘館閣書籍翰林學士陳彭年  
副焉鑄印給之初榮王宮火燔崇文院祕閣所存無幾  
既別建外院重寫書籍故有是命 是月遼主自海微  
如顯州

九年

遼開泰五年

春正月丁未遼主北還

庚戌遼耶律世

良蕭庫哩與高麗戰於郭州西破之斬首萬餘級盡獲  
其輜重乙卯師次南海軍世良卒於軍 丙辰置會靈

觀使以參知政事丁謂爲之 以馬軍副都指揮使張  
旻爲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先是旻被旨選兵下令

太峻兵懼謀欲爲變有密以聞者帝召二府議之王旦  
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眾急捕謀者則震驚都  
邑此尤不可帝曰然則柰何旦曰陛下數欲任旻以樞  
密臣未敢奉詔今若擢用使解兵柄反側者自安矣帝  
從其言軍果亡它 辛酉同玉清昭應宮副使林特上  
會計錄詔付祕閣 癸亥發內藏錢五十萬貫給三司  
興州團練使德文少好學凡經史百家手自抄撮工  
爲辭章帝以其刻勵如諸生嘗因進見戲呼之曰五秀  
才德文數言願得名士爲師友己巳特命翰林學士楊  
億與之游 壬申以張士通爲戶部郎中崔遵度爲戶

部員外郎竝充壽春郡王友時王將受經命中書擇方正有學術者爲府官以士遜平雅和謹澹於榮利遊度同修起居注踰十年每立拜上常退匿楹間慮帝見之搢紳推其長者因召兩人竝命焉初宰相將用士遜等爲翊善記室帝曰翊善記室府屬也王皆受拜故以王友命之令王每見荅拜士遜嘗謁王旦稱王學書有法旦曰王不應舉選學士不在學書士遜愧謝 癸酉遊主駐雪林二月準布部長朝於遼辛巳遼主如薩隄澤丁亥監修國史王旦等上兩朝國史一百二十卷優詔荅之 庚寅遊以前東京統軍使耶律罕謨

舊作韓  
雷今改

爲右伊勒希巴

壬辰命修景靈宮副使林特詣兗州

景靈宮太極觀設醮以營建畢故也宮觀總一千三百

二十二區

甲午詔築堂於元符觀南爲皇子就學之

所賜名曰資善帝作記刻石堂中命入內押班周懷政  
爲都監入內供奉官楊懷玉爲壽春郡王伴讀仍而戒  
不得於堂中戲笑及陳玩弄之具 丙申以後宮崇陽

縣君李氏爲才人

戊戌遼皇子宗眞生宮人蕭納木

錦

舊作褥  
斤今改

所生也納木錦少而黝面狃視其母嘗夢金

柱擎天諸子欲上而不能納木錦從後至與僕從皆升  
母心異之久之得入宮侍承天太后嘗拂太后榻獲金

雞吞之膚色光澤異常太后驚異曰是必生貴子命侍  
遼主至是舉子遼主之長子也皇后無子取爲己子納  
木錦漸進爲元妃皇后愛養宗眞如己出元妃顧妒皇  
后之寵心常怏怏三月辛酉遼以諸道獄空守臣竝  
進階賜物癸亥宗正卿趙安仁言唐朝王牒首載混  
元皇帝今請以御製聖祖降臨記冠列聖玉牒及別修  
皇朝新譜仍別製美名又請以知制誥劉筠夏竦竝爲  
宗正寺修玉牒官從之名新譜曰仙源積慶圖庚午  
亳州言明道宮成總四百八十區詔遣內侍設醮夏  
四月遼賑招州民王繼忠旣見執於遼荐擢漢人行

宮都部署封琅邪郡王時伊勒希巴蕭哈綽

舊作合方卓今改

以明習典故善占對被寵於遼主繼忠侍遼主宴遼主

語及哈綽欲用爲樞密使繼忠曰哈綽雖有刀筆才暗

於大體蕭迪里才行兼備可任也遼主以爲黨於迪里

弗聽戊寅以哈綽爲北院樞密使 庚辰司天監言周

伯星再見 丁亥陝西轉運副使張象中言安邑解縣

兩池除見貯鹽三億八千八百八十二萬餘斤外恐尚

有遺利望行條約帝曰厚地阜財此亦至矣若過求增

羨必有時而闕不可許也 丙申賜天下酺 辛丑令

入內內侍省定羣官與諸宮院婚嫁財物之數先是連



姻戚里者冗費過甚每納采成禮之日多領僉從其家供給飲食動踰千萬或有破產者帝曰國家宗支漸廣此不可不隄其制度於是多所差減且賜金帛給其費焉五月甲辰朔詔以來年正月一日詣玉清昭應宮上寶冊又以十一月有事於南郊行恭謝之禮諸軍賞賜竝以內藏物充三司勿催促諸路錢帛諸州軍監無得以修貢助祭爲名輒有率斂邠寧環慶部署王守斌言夏州蕃騎千五百來寇慶州內屬蕃部擊走之丁未殿中侍御史張廓言羣官有丁父母憂者多免持服非古遺也伏望自今竝依禮令解官行服詔從之其

官秩當起復及武臣內職悉如舊制 丙辰以景靈宮

會靈觀及兗州景靈宮太極觀成釋死罪囚流以下

丁巳以向敏中爲宮觀慶成使 己未河北轉運使李

士衡獻助南郊絹布六十萬匹錢二十萬貫且言六十

萬皆合上供者餘二十萬卽本路羨餘請遣使臣起發

先是每有大禮士衡必以所部供軍物爲貢言者以爲

不實故是奏條析之有詔嘉獎因謂輔臣曰士衡應率

有材然事多忽略故人往往以虛誕目之然朝廷所須

隨大小卽辦亦其所長也 乙丑以王旦爲恭上寶冊

南郊恭謝大禮使 庚午太白晝見 辛未司天奏歲

星太陰失度太白高主兵在秦外帝謂輔臣曰秦地控  
接三蜀疆境甚遠軍中不逞輩慮忽聚盜宜謹備之嘉  
勒斯賚與秦渭熟戶結爲讐隙曹瑋請益屯兵可如所  
請川陝長吏監押巡檢有曠弛者代之 六月辛巳比  
部員外郎知齊州范航坐受財枉法免死杖脊黥面配  
沙門島其子昭時任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及受代還至  
南京上言願爲過卒贖父移善地宰臣言父子罪雖不  
相及然亦當降其職任遂令釐務從之 癸巳京畿蝗  
命輔臣詣玉清昭應宮景靈宮會靈觀建道場以禱之  
丙申以虞部員外郎張懷寶祕書丞韓庶戶部判官

梁固分判三司鹽鐵度支戶部句院先是起居郎樂黃目判三司句院三司使馬元方言其不稱職罷之帝謂王旦等曰人言三司官不欲數易蓋吏人幸其更移不能盡究曹事之弊耳又句院乃關防之局官卑權輕難舉其職旦曰三部句院爲一司實爲縣劇縱使重官爲之徒益事勢於句稽則愈疏矣若復分三部設官選才力俊敏者主之庶乎分減簿領稍得精意故命懷寶等分領焉遂以政事舍人吳克昌案察霸州刑獄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二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三

遼主耶律德光薨於薊州之北平府薊縣

宋紀三十三

起柔兆執徐七月盡強圉大荒落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大中祥符九年

遼開泰五年

秋七月甲辰遼主獵於赤山以

敦睦宮太保陳昭袞兼掌圍場事遼主射虎以馬馳太驟矢不及發虎怒奮勢將犯蹕左右碎易昭袞舍馬捉虎兩耳騎之馬駭且逸遼主命衛士追般昭袞大呼止之虎雖軼山昭袞終不墮地伺便拔佩刀殺之輦至遼

主前慰勞良久卽日設燕悉以席上金銀器賜之加節  
鉞遷圉場都太師賜國姓命張儉呂德懋賦以美之

辛亥飛蝗過京城帝詣玉清昭應宮開寶寺靈隱塔焚  
香祈禱禁宮城音樂五日先是帝出死蝗以示大臣曰  
朕遣人徧於郊野視蝗多自死者翼日執政有袖死蝗  
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王旦曰蝗出  
爲災災弭幸也又何賀焉眾力請旦固稱不可乃止於  
是二府方奏事飛蝗蔽天有墮於殿廷間者帝顧謂旦  
曰使百官方賀而蝗若此豈不爲天下笑邪 甲寅詔  
前降德音賜酺宜俟來春 乙卯分命內臣與轉運使

諸州通判職官案視蝗傷苗稼仍許卽時改種悉除其  
租申禁宮城音樂十日 癸亥上封者言蝗旱由大臣  
子弟恣橫所致詔曰近以蝗蝻傷於苗稼攷前書之所  
記由部吏之侵漁屬者郡縣之官冒法不檢子弟之輩  
怙勢肆求民實怨嗟氣用堙鬱俛從輕典恐長弊風自  
今士大夫各務敦修更思教勛姑念係家之美勿貽敗  
類之羞苟掇顯尤難從末減仍令所在官司謹察視之  
甲子詔禁京城音樂盡此月 丙寅詔自今羣官職  
田竝須遵守元制無得侵擾客戶遇災沴卽蠲省之先  
是殿中侍御史王奇請籍納職田以助賑貸帝曰朕以



此田均濟官吏本欲人各足用責其清謹耳奇未曉給  
田之理然朕每覽法寺奏款在外官屬所占職田多踰  
往制不能自備牛種或水旱之際又不蠲省致民無告  
遂罷奇奏降詔申敕焉 八月丙子令江淮發運使歲  
畱上供米五十萬以備饑年賑濟 遼主如懷州有事  
於諸陵戊寅還上京 己卯中使張文昱等言分路檢  
視蝗傷民田約十之一二帝命所定蠲稅分數更加優  
厚 丙戌帝親製玉皇聖號冊文召輔臣同觀自禁中  
具儀仗迎導赴大安殿摹寫刻玉 樞密使同平章事  
陳堯安罷爲右僕射堯安以久疾求領外任從之尋命

判河陽月給實俸歲賜公使錢百萬堯安入辭別資錢  
二百萬又作詩餞其行堯安奏對明辨久典機密軍馬  
之籍悉能周記云 丁亥以向敏中使回宴近臣於長  
春殿不舉樂閔雨也 壬辰羣臣請受尊號冊寶表五  
上從之 九月癸卯遊主弟秦晉國王隆慶朝遊主于  
上京遊主親出迎勞至實德山因同獵於松山未幾封  
隆慶長子札拉舊作查  
刺今改爲中山郡王次子遂格舊作遂  
哥今改  
爲樂安郡王 甲辰兵部尚書參知政事丁謂罷爲平  
江節度使謂上章請外任卽授本鎮旄鉞以寵其行尋  
命謂知昇州謂請歸拜墓許之 丙午以翰林學士陳

彭年爲刑部侍郎王曾爲左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張知白爲給事中竝參知政事樞密直學士任中正爲工部侍郎樞密副使曾知白彭年等與王旦同在中書嘗乘閒謂旦曰曾等拔擢至此公力也願有所裨補旦曰願聞之曾曰每見奏事共閒有不經上覽者公批旨行下恐人言之以爲不可旦遜謝而已一日曾等以前說聞於帝帝曰所行公否皆曰公帝曰王旦事朕多歷年所朕察之無毫髮私自東封後朕諭以小事專行卿等當謹奉之曾等退謝於旦曰上之委遇非曾等所知也旦曰向蒙諭及不可自言先得上旨今後更賴諸公規

益略不介意 右諫議大夫凌策自成都代還帝將批  
任之謂王旦曰策有才用治蜀敏而能斷旦曰策性質  
淳和臨蒞疆濟帝曰然於是命爲給事中權御史中丞  
丁未曹瑋言嘉勒斯賚宗哥等率蕃部兵三萬餘人  
寇至伏羌寨三都谷卽領軍擊敗之逐北二十餘里斬  
首千餘級生擒七人官軍被傷者百六十人陳歿者六  
七十人詔賜瑋及駐泊鈐轄高繼忠都監王懷信錦袍  
金帶器幣將校立功者第遷一資仍賜金帛陳歿者卹  
其家先是翰林學士李迪召對龍圖閣命草詔書徐謂  
迪曰曹瑋在秦州屢請益兵未及遣遽辭州事誰可代

瑋者對曰瑋知嘉勒斯賚欲入寇且窺關中故請益兵  
爲備非怯也且瑋有謀略諸將皆非其比何可代陛下  
重發兵豈非將上玉皇聖號惡兵出宐秋門邪今關右  
兵多可分以赴瑋帝因問關右幾何對曰臣向在陝西  
以方寸小冊書兵糧數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帝令自  
揅取目內侍取紙筆具疏某處當畱兵若干餘悉赴塞  
下帝顧曰眞所謂頗牧在禁中未幾嘉勒斯賚果犯邊  
秦州方出兵復召問曰瑋戰克乎對曰必克及瑋捷書  
至帝謂迪曰卿何料之審也迪曰嘉勒斯賚大舉入寇  
使謀者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瑋瑋勒兵不

動坐待其至是則以逸待勞臣用此知其決勝也 庚戌以不雨罷重陽宴 甲寅令諸路轉運使督民捕蝗帝以久旱憂形於色減膳撤樂徧走羣望及是霑沛帝作甘雨應祈詩近臣畢和 丁巳詔諸州蝗旱今始得雨方在勸農罷諸營造 己未詔諸州縣七月以後訴災傷者準格例不許今歲蝗旱特聽受其牒訴 戊辰青州言飛蝗投海死 己巳詔聞益州頻雨穀貴令發官廩糴濟之所修玉局觀上清宮悉罷 詔災傷州軍有以私廩賑貧民者二千石與攝助教三千石與大郡助教五千石至八千石第授本州文學司馬長史別駕

庚午內出北面榆柳圖示輔臣數踰三百萬帝曰此可代鹿角也雄州李允則頗用心於此朕嘗詢其累任勞課書歷否對曰設官本要蒞事但當竭力何得更謀課最此言亦可嘉也先是京畿京東西河北路蝗生彌覆郊野七月過京師延至江淮及霜寒始盡飛蝗之過京城也帝方坐便殿左右以告帝起臨軒仰視則蝗勢連雲障日莫見其際帝默然還坐意甚不懌乃命撤膳自是體遂不豫冬十月壬申朔詔以來年正月二日詣景靈宮奉上聖祖徽號禮儀院言正月天書降用上元日朝拜玉清昭應宮十月聖祖降請以下元日朝

拜景靈宮著爲定式 己卯王欽若表上翊聖佑德真  
君傳三卷帝製序 初祠部員外郎呂夷簡提點兩浙  
路刑獄時京師大建宮觀伐材木於南方有司責期令  
峻急工徒至有死者誣以亡命收繫妻子夷簡疏請緩  
役從之又言盛冬挽運艱難宜須河流漸通以兵卒番  
送及代歸帝曰卿所奏有爲國愛民之心擢刑部員外  
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歲蝗旱夷簡請責躬修政嚴飭輔  
相思所以恭順天意及奏彈李溥專利罔上寇準判永  
興黥有罪者徙湖南道由京師上準變事夷簡曰準治  
下急是欲中傷準耳宜勿問蓋徙之遠方帝從之 先



是丁謂力庇李溥主行新法言不便者雖眾謂持之益  
堅及謂罷政羣議復起帝謂王旦等曰茶鹽之利要使  
國用贍足民心和悅卿等宜熟思之旦等曰此屬邦計  
欲選官與三司再行定奪臣等參詳可否奏裁帝曰卿  
等宜卽具詔明述恤民之意丁酉遂下詔言茶鹽等亦  
依常例更不別生名目致有疑誤虧損 十一月辛丑  
朔遼以參知政事馬休忠同知樞密院事監修國史  
甲辰三司言諸司欠商賈飛錢欲罷來年官市緡絹償  
之詔發內藏錢二十萬緡以給其費 河西節度使知  
許州石普上言九月下旬日食者三又言商賈自秦州

來言嘉勒斯賚欲陰報曹瑋請以臣當所獻陳圖付瑋  
可使必勝先是帝方崇符瑞而普請罷天下醮設歲可  
省緡錢七十餘萬以贍國用遂忤帝意於是帝益怪普  
言隙分而樞密使王欽若因言普欲以邊事動朝廷帝  
怒欲遣使就劾宰相王旦請先召還命知雜御史呂夷  
簡推鞠獄具集百官參驗九月下旬日不食普坐私藏  
天文罪應死詔除名配賓州遣使繫赴流所帝謂輔臣  
曰普出微賤性輕躁干求不已旣慘文藝而假手撰述  
以揣摩時事朕以先朝故每容忍之而普言益肆錄其  
微效俾貸極典聞普在流所思幼子輒泣下流人有例

攜家否王旦等曰律無禁止之文詔許挈族以行尋命  
房州安置增屯兵百人守護之普倜儻有膽略凡預計  
伐間敵所在卽馳赴之兩平蜀盜大小數十戰摧鋒與  
賊角眾伏其勇 王子以知秦州曹瑋爲秦州都部署  
依前兼涇原儀渭州鎮戎軍緣邊安撫使以禮部郎中  
李及爲太常少卿知秦州時瑋數上章求解州事帝問  
王旦誰當代瑋者旦薦及可任帝卽命之眾議皆謂及  
非守邊才祕書監楊億以告旦旦不荅及至秦州將吏  
亦心輕之會有屯駐禁軍白晝掣婦人金釵於市中吏  
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

不復下吏丞命斬之復觀書如故將吏皆驚服不日聲  
譽達京師億見且具道其知人之明且笑曰禁軍戍邊  
白晝爲盜於市此固當斬烏足爲異且之用及者其意  
非在此也夫以曹瑋知秦州戎羌讐服邊境之事瑋處  
之已盡其宜使它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敗壞瑋  
之成績且所以用及者但以及厚重必能謹守瑋之規  
而已 遼秦晉國王隆慶自上京還至北安浴於溫泉  
得疾十二月乙酉卒遼主哀慟輟朝追贈皇太弟及具  
聖宗  
弟隆慶隆祐並膺委任以恩禮終長編乃云使臣自雄  
州入奏言權場商旅貿易於北境契丹主弟曰隆慶者  
受饋遺必還其直又設酒食犒勞之孫僅言國主氣河  
而體肥隆慶瘦而剛果國人多歸之又云宋搏使契丹

還言國主奉佛其弟素王隆慶尚武吳王隆祐恭迓又  
云契丹主開弱自蕭太后與韓德讓相繼死其弟隆慶  
尤桀黠累心附之言事者請因遣使特加恩隆慶帝曰  
柔遠之道務存大體正當講信修睦使之和協如其不  
法豈宜更加禮耶此皆敵國詆毀之詞或係傳聞之誤殊非事實今不取 乙卯詔改來年

元曰天禧 戊戌奉天書置天安殿玉皇寶冊袞服二

聖絳紗袍於文德殿己亥奉天書及玉皇寶冊袞服赴

玉清昭應宮聖祖寶冊仙衣赴景靈宮 是歲遣放進

士孫傑等四十八人

天禧元年 遼開泰六年 春正月辛丑朔改元奉天書升太初

殿行薦獻禮上玉清皇大天帝寶冊袞服又詣二聖殿

奉上絳紗袍奉幣進酒諸路分設羅天大醮壬寅奉上

聖祖寶冊仙衣於天興殿禮畢車駕還內羣臣入賀於  
崇德殿 丙午詔以是月十五日行宣讀天書之禮  
庚戌親饗六室辛亥奉天書合祭天地以太祖太宗竝  
配還御正陽門大赦天下賞賜如東封例免災傷州軍  
見欠田租及和糴減荆湖南路鹽價蠲天下逋欠雖盜  
用經三十年者亦蠲之遂御天安殿受尊號寶冊 乙  
卯帝與羣臣讀天書於天安殿 壬戌詔以四月一日  
爲天祺節其制度悉如天祝 丙寅命宰相王旦爲兗  
州太極觀奉上册寶使 己巳給事中孫僅卒帝曰僅  
篤於儒學性端慤中立無競渙可憎也命遷其子官

是月遼主如錐子河 二月庚午朔詔賑災發州郡常

平倉 辛未三司假內藏庫錢五十萬貫 壬申御正

陽門觀醵凡五日 甲戌遼駙馬蕭託雲舊作圖玉今改削同

平章事以公主殺無罪婢託雲不能齊家也公主降爲

縣主發異蕭託雲傳金鄉公主殺家婢降封郡主本紀作縣主紀傳互異陳公主表云聖宗第十三女封

金鄉郡王進封公主以殺奴婢得罪薨于貶所是公主得罪貶死作縣主者是也今從本紀 丁丑

詔別置諫官御史各六員增其月俸不兼它職每月須

一員奏事或有急務聽非時入對及三年則黜其不勝

任者 戊寅內外官並加恩 發常平倉粟出糴以濟

貧民京師物貴故也 丁亥設元天大聖后版位於文

德殷帝親酌獻拜授冊寶於王旦仙衣於趙安仁旦等  
跪奉以升輅具鹵簿儀衛所過禁屠宰二日官吏迎拜  
至兗州遣官三十員袴褶前導奉冊日帝不視朝 庚  
寅進封李公蘊爲南平郡王 辛卯召太子中允直龍  
圖閣馮元講易於宣和門之北閣待制查道李虛已李  
行簡預焉自是聽政之暇率以爲常帝因數訪大臣能  
否行簡無所怨昵必稱道其長人推其長者 初有日  
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  
吉凶簡尺帝怒欲盡付御史案罪王旦具請以歸翼日  
白帝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究治因自取



舊所占問者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  
臣下獄帝曰此事已發何可免且曰臣爲宰相執國法  
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帝意解旦至中書悉  
焚所得書旣而大臣有欲因是以搆已所不快者力請  
究治帝令就旦取書旦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  
已亥刑部侍郎參知政事陳彭年卒帝問之卽幸其  
第涕泗良久贈右僕射謚文僖錄其子孫甥姪彭年教  
給彊記尤好儀制沿革刊名之學自升內閣卽以翰墨  
爲已任及李宗誥卒楊億病遄彭年專其任事務益繁  
愈勤職以固寵手披簡策口對賓客及胥吏白事滿前

或密荅詔問曉夕若是形神皆耗然彭年素姦詔時號  
九尾野狐在翰林日嘗詣中書謁宰相王旦辭不見翼  
日復至旦令見向敏中它日敏中命吏取彭年所畱文  
字示旦旦瞑目索紙封之曰不過興建符瑞圖進取耳  
始彭年仕未達求爲大理寺詳斷官張齊賢時當國一  
見輒不可人問其故齊賢曰此人在朝必亂國政或疑  
齊賢過甚後乃服其知人 三月戊午以樞密使王欽  
若爲會靈觀使會靈初置使命執政兼領于是王曾次  
當爲之欽若方挾符瑞固恩寵意欲得此會因懇辭焉  
帝頗不懌謂曾曰大臣宜傳會因事何遽自異邪曾頓

首謝曰君從諫爲明臣盡忠爲義陛下不以臣驚病使待罪政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 庚申免潮州逋鹽三百七十餘萬斤 辛酉江南提點刑獄范應辰言伏觀辛亥制書常赦不原者咸除之謹案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今姦凶之輩密料赦期肆其殘酷方合正典刑而遽逢霈澤配爲卒伍皆給衣糧又何異賞人爲盜邪較諸疑則赦之諒有殊矣望自今凡有知赦在近而敢爲罪誤者死罪已下遞減一等斷之帝曰先帝因郊禮議赦有朝士奏再思上書引諸葛亮佐劉備數十年不赦事先帝頗疑之時趙普入對言曰聖

朝定制每三年郊祀卽覃肆省所謂其仁如天堯舜之道也劉侗偏據一方何足法哉自是赦宥之文遂定應辰發論頗見盡心然全無赦宥亦恐難行張知白曰古人所謂數則不可無之實難斯爲確論也是春京畿旱夏四月庚午王旦至自兗州言曹濟徐鄆州廣濟淮陽軍每年船運上供斛斗三十七萬石去歲蝗旱望免夏稅一科支移詔可乙亥出聖祖神化金寶牌分給京城寺觀及天下名山牌長二寸許廣寸餘面文曰玉清昭應宮成天尊萬壽金寶背文曰永鎮福地其周郭皆隱起蛇龍華葩之狀封以絳囊漆匣帝親題署之

壬午賜進士楊偉及第賈昌朝同出身大禮之初貢  
舉人獻頌者甚眾惟偉及昌朝可采故召試學士院而  
命之 甲申命龍圖閣待制查道知虢州將行帝御龍  
圖閣飲餞之時虢州蝗災道旣至不俟報出官廩米設  
糜粥賑饑者發州麥四千斛給農民種所全活萬餘人  
乙酉以著作郎劉煜爲右正言時準別詔置諫官煜  
首預其選帝曰諫官御史當識朝廷大體乃爲稱職煜  
溫安之子也嘗知龍門縣羣盜殺人煜捕得之將械送  
府恐道亡去皆斬之眾伏其果通判益州召還時王曙  
治蜀或言其政苛暴因對帝問曙治狀與凌策孰愈煜

曰策在蜀歲豐事簡故得以寬假民比歲小歉盜賊間  
發非誅殺不能禁然睹所行亦未嘗出法外也帝善之  
睹峻法以繩盜賊賊無輕重一切戮之眾股栗居數月  
盜賊屏竄蜀民外戶不閉嘗有卒夜告其軍謀亂者睹  
立辨其僞斬之民安其政以比張詠號前張後王 辛  
卯遂封秦晉國王隆慶少子色嘉努舊作謝家爲長沙  
郡王發異遂史皇子表隆慶子五人色嘉努其第三子也今從本紀作少子以漆水郡王  
耶律制心權知諸行營都部署事制心隆連之姪也以  
皇后外弟恩遇日隆時蕭哈綽舊作合卓今改方用事制心奏  
哈綽寡識無行檢遼主默然自南北通好適覓承平遠

主數與南北院諸臣宴飲或連晝夕遊主於音律特所

精微中席或自歌命宮人彈琵琶侑酒詳袞

舊作詳蕭穆今改蕭

柳好滑稽雖君臣燕飲談諧無所忌時人比之俳優制

心遇內宴歡洽輒引遶皇后怪而詰之曰汝不樂邪制

心曰寵貴鮮能長保以是爲憂耳

攷是耶律隆連屬於橫帳季父房故其姪

制心亦稱耶律遼史附見隆連傳是矣本紀作耶律制

心或作韓制心或以制心爲一字幾使閱者莫辨其爲一人今定

從列傳 壬辰遼禁命婦再醮

五月戊戌朔遼以

樞密使蕭哈綽爲都統以南人行宮都部署王繼忠副

之殿前都點檢蕭庫哩爲都監以伐高麗 甲辰太保

平章事王旦以疾求退旦柄用凡十八年爲相一紀素

歲多疾又愛名位太重不自安自東魯復命連章求解  
帝優詔褒荅繼以面諭戊申制授太尉兼侍中聽五日  
一赴起居因入中書遇軍國重事不限時日入預參決  
旦問命愈恐家居不出手疏懇請去位具言私門百口  
屬疾將徧欲退身以息灾咎今加此峻秩則是愈增罪  
戮辭意堅苦又遣其子詣向敏中附奏乃詔止加封邑  
其餘優禮悉如前制 詔以仍歲蝗旱遣使分路安撫

以高郵軍民苟懷玉爲本軍助教以其出米麥三千  
斛濟饑民故也仍許自今爲例 甲寅遼以南京統軍  
使蕭惠爲右伊勒希巴

舊作夷南  
畢今改

惠嘗從其伯父巴雅



爾

舊作排  
押今改

伐高麗力戰破阻險之師及攻開京以軍律

嚴整聞故有是命

丙辰開封府及東京陝西江淮兩

浙荆湖路百三十州軍並言二月後蝗蝻食苗詔遣使

臣與本縣官吏焚捕每三五州命內臣一人提舉之

西京應天禪院太祖皇帝神御殿成爲屋凡九百九十

一區已未命宰相向敏中爲奉安聖容禮儀使入內都

知張景宗管勾迎奉左諫議大夫咸綸告永昌陵以

祕書丞譙人魯宗道爲右正言用新詔也殿中侍御

史張廓言奉詔京東安撫民有儲蓄糧斛者欲誘勸舉

放以濟貧民俟秋成依鄉例償之如有欠負官爲受理

從之 乙丑遼主駐九層臺 六月戊辰朔遼德妃薨

氏賜死葬兔兒山後數日大風起衆上晝暝大雷電而

雨不止者踰月

致異德妃當卽廢后后以統和四年冊立十九年廢爲貴妃不知何時又降爲

德妃耳遼史失載

丙子右正言魯宗道言親民之官政事最

切漢宣帝凡拜刺史守相必親見之攷察其言觀其能

否今或未然凡除知州通判京朝官知縣候滿三五

人令大臣延之中書察其應對攷其臧否縣令則擇臺

閣有風墜間望臣僚主遣之能否之間各知其狀恐於

聖政稍得其宜又審官之任本宰相之職宜妙選英哲

以委之庶激濁揚清漸得良牧賢宰則斯民之大幸也

庚辰發遣使言真州等處轉般倉及江浙上供米二百二十餘萬斛欲畱運處以濟闕乏從之 盜發後漢高祖陵論如律并劾守土官吏遣內侍王克讓以禮治葬知制誥劉筠祭告因詔州縣申前代帝王陵寢樵采之禁 甲申以武昌節度副使邊肅知光州用辛亥赦書也時刑部奏其元犯帝曰肅在邠州日方契丹侵擾屢詔令棄城入保肅能固守頗著成效雖冒賄賂亦累該赦宥矣故特授以郡 詔金部員外郎提點中書制敕院五房公事劉明恕自今遇慶節大禮許依樞密副都承旨例進奉上壽仍赴宴會始更舊制也 是月遼

南京諸縣蝗 秋七月辛丑以蝗蝻再生遣官分禱京城宮觀寺廟仍令諸州公署設祭壇 遼主如秋山遣禮部尚書劉京翰林學士吳叔達等分路祭察刑獄已酉右正言劉煜魯宗道等言每有章疏例於閤門投進事頗非便欲於通進銀臺司進入從之又言章疏例須手寫伏緣筆札不精慮瀆聖覽詔竝令親書 王旦以病堅求罷相甲寅召對滋福殿左右掖扶而升帝觀其痿痺閤然曰朕方欲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柰何因命皇子出拜旦惶恐走避皇子隨而拜之旦言皇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踐

兩府者獨凌策李及旦退復上疏請去位帝乃許之丁巳以旦爲太尉仍領玉清昭應宮使特給宰相俸料之半令禮官草儀赴上尚書省旦爲宰相務遵法守度重改作善於論奏言簡理順其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居家賓客滿座必察其可言及素知名者別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密籍其名以薦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毀以告向敏中敏中乘閒言之旦曰旦處安得有毀人者及議知制誥旦曰惜哉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當靜

以待之若復奔競彼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遠人常於  
歲給外別假錢幣且請以歲給三十萬內各僧三萬仍  
諭次年額內除之遠人得之大慙次年復下有司契丹  
所僭金幣六萬事屬微末令仍依常數與之後不爲比  
當是時兵革不用海內富實天下稱爲賢相 辛酉三  
司請依常歲於開封府界均買草千餘萬圍帝以螟蝗  
爲害慮煩民力令中書樞密院議其可否向敕中曰國  
家監牧馬數比先朝倍多廣費芻粟若令羣牧司度數  
出賣散於民間緩急取之猶外廩耳王欽若曰敕中之  
論實爲便利臣請別具條奏帝可之 八月庚午以樞

密使同平章事王欽若爲左僕射平章事先是帝欲相  
欽若王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乞令在樞密院  
兩府任用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使南人當國雖古稱  
立賢無方然必賢士方可帝遂止及旦罷宰相欽若欽  
若嘗語人曰爲王子明遲我十年作宰相 禮儀院奏  
詳定太尉王旦赴上儀注舊時三公不兼宰相無赴上  
之禮帝優寵大臣特有是命然旦終以病不赴 帝以  
先所遣案撫諸路使者方屬西成或妨農事乃悉召赴  
闕所在百姓委長吏倍加安撫無輒搔擾 王申加向  
敏中尚書左僕射宣命之日帝使人覘之敏中方謝客

門閉悄然帝笑曰敕中大耐官職

言行錄載此事俱云

其真宗遣翰林學士李宗諱候之且言朕卽位未嘗除此官洪氏容齋隨筆辨之謂真宗朝除僕射者先有六人不始於敕中且宗諱率於大中祥符中距此時已四年證爲紀載之誤今依宰輔編年錄但稱使人覘之而闕名

丙子詔京城禁園草地聽民耕牧

丙戌以都官

員外郎判三司都磨勘司浦城黃震爲江淮兩浙荆湖制置發運使賜金紫先是李溥出自三司小吏爲發運使十餘年姦賊狼籍丁謂黨之無敢言者震將行上書自陳詞頗憤激帝知其意在溥也諭之曰卿當與人和震對曰廉正公忠不負陛下任使者臣敢不與之和既至發溥姦賊數十事詔遣御史閣門祗候各一人案劾



之震嘗通判遂州會有詔特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  
川而東川獨不及軍士謀爲變震白守曰朝廷豈忘東  
川殆詔書稽留耳卽開庫給錢如西川衆乃定明日而  
詔至 丁亥詔伎術人雖任京朝官審官院不在磨勘  
之例 九月戊戌帝與宰相議省吏員向敏中曰太祖  
太宗朝閤門祇候不過三五員宣導贊謁而已今踰數  
百而除授未已祿廩至厚地望亦優其閒不無濫被升  
擢者願賜裁損帝曰此蓋相承爲例當漸減省之 庚  
子遼主還上京以皇子屬思生大赦後異遼史皇子表  
聖宗六子無名屬  
恩者史文  
有脫略也 癸卯給事中參知政事王曾罷爲禮部侍郎

郎曾以會靈觀使讓王欽若帝意不懌及欽若爲相因  
欲排異已者數譖之會曾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遷  
而曾令人昇土門外賀氏入訴禁中明日帝以語欽若  
遂罷會政事曾旣罷往謁王旦旦疾甚辭弗見旣而語  
其家人曰王君它日勲業甚大昨讓會靈觀使雖拂上  
旨而詞直氣和了無所懼且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  
任政事幾二十年每進對稍忤上意卽蹙蹙不能自容  
以是知其偉度矣 以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李迪爲  
給事中參知政事依前會靈觀副使先是迪嘗獨對內  
東門帝出三司使馬元方所上歲出入財用數以示迪

時仍歲旱蝗帝憂不給問何以濟迪曰祖宗初置內藏庫欲辦收復西北故土且以備凶荒今邊無它費陛下用此以佐國用則賦斂寬民不勞矣帝曰朕欲用李士衡代元方俟其至當出金帛數百萬偕三司迪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詔賜三司以顯示德澤何必曰偕帝悅迪又言陛下東封時敕所過無伐木除道卽驛舍或州治爲行宮才令加塗塹而已及幸汾亳土木之役過往時百倍今旱蝗之灾殆天意所以儆陛下也帝泫然之以馬知節知樞密院事曹利用任中正周起同知院事戊寅以蝗罷秋宴己酉太尉王清昭應宮使王

旦卒前數日駕幸其第帝手自和藥并薯蕷粥賜之復  
賜白金五千兩旦命家人還獻作奏畢自誦四句云已  
懼多藏況無所用見欲散施以息咎殃亟令昇至內閣  
有詔不許還至門旦已卒旦與楊億素厚善病革延至  
臥內請撰遺表且言忝爲宰相不可以將盡之言爲宗  
親求官止敘生平遭遇願帝日親庶政進用賢士少減  
焦勞之意仍戒子弟勿爲厚葬時年六十一帝遽臨哭  
之廢朝三日優詔贈太師尚書令魏國公諡文正錄其  
子弟姪外孫門人故吏授官十數人及諸子服除又詔  
各進一官旦性冲澹寡欲所居甚陋帝欲爲治之旦以

先人舊廬懇解每有賜于見家人列置庭下輒歎曰生  
民膏血安用許多被服質素家人服飾稍過卽瞑目不  
視有貨玉帶者子弟以爲佳呈旦旦命繫之曰還見佳  
否曰繫之安得自見旦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  
勞乎亟還之生平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念自立何必田  
宅徒使爭財爲不義耳兄子睦頗好學嘗獻書求舉進  
士旦曰我嘗以太盛爲懼豈可復與寒士爭進至其歿  
也子素猶未官咸平初旦聞李沆之言猶未淡信及見  
王欽若丁謂等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帝過之  
厚乃歎曰李文靖眞聖人也祥符閒每有大禮輒奉天

晉以行舊也。悒不樂臨終語其子曰：我別無過，惟不諫。天書一節爲過，莫贖我死之後，當削髮披緇以敘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爲不可，乃止。遼蕭哈綽之伐高麗也，遼主賜以劔，俾得專殺。故副都統王繼忠不敢復言其短。哈綽至高麗，攻興化城，九日不克。高麗將堅一洪光高義出戰，攻獲甚眾。遼師敗績。乙卯，哈綽自高麗還。遼主始以繼忠爲知人，然於哈綽不罪也。時求進者多附哈綽，然其服會僕馬不加於舊。遼主以爲賤，以族屬女妻其子，詔許親友饋獻。由是豪貴奔趨於門。詔自今特旨召試者，竝問時務策一道，仍別試一賦論或雜

文一首 癸亥上封者言國子監所繫書其直甚輕望  
令增定帝曰此固非爲利正欲文籍流布耳不許 右  
正言魯宗道言進士所試詩賦不近治道諸科對義但  
以念誦爲工固究大義帝謂輔臣曰前已降詔進士兼  
取策論諸科有能明經者別與攷校可申明之 冬十  
月丁卯遼以南京饑輓雲應等州粟以賑之辛未遼主  
獵於鉅子河 壬申諭諸州非時災沴不以聞者論罪  
庚寅遼主駐達離山 十一月辛亥翰林學士李維  
等上新修大中祥符降聖記五十卷迎奉聖象記二十  
卷奉祀記五十卷詔賜器帛有差 乙卯幸太一宮大

雪盈尺帝謂宰相曰茲固豐稔之兆但慮民力未充失  
於播稼卿等其設法賑勸勿遺地利 十二月丁卯遊  
主輕騎還上京 丙子知制誥盛度等言奉詔謁放進  
欠凡九百四十三萬所釋萬五千五百人 庚寅玉濟  
昭應宮判官禮部郎中知制誥夏竦責授職方員外郎  
知黃州竦娶楊氏頗工筆札有鈎距竦浸顯多內寵與  
楊不睦楊與弟媚疏竦陰事竊出訟之又竦母與楊氏  
母相詬言皆詣開封府以聞下御史臺置劾仍令與楊  
離異 壬辰遣使緣汴河收瘞流尸從淮南轉運使薛  
奎請也 是歲諸路民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三